

 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

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系列

■ 丛书主编/叶朗

史学 的 意蕴

◆ 朱孝远 /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1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

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系列

■ 丛书主编/叶朗

12.0.43
Z83

史学的意蕴

◆ 朱孝远/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学的意蕴/朱孝远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1 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系列/叶朗主编)

ISBN 7-300-03265-6/G·641

I. 史…

II. 朱…

III. ①史学—研究—高等学校—教材

②史学家—修养—高等学校—教材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7738 号

21 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

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系列

丛书主编 叶 朗

史学的意蕴

朱孝远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 62515351 门市部: 62514148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本社网址: www.crup.com.cn

人大教研网: www.ttr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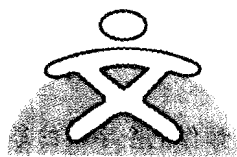
开本: 787×965 毫米 1/16 印张: 15 插页 3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64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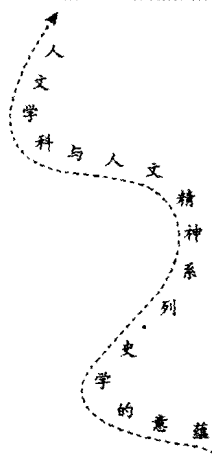
定价: 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蒂宾根黑森林上的晴空

——代前言



在美丽小城南德蒂宾根寓所，一封上海来信吸引了我。一位上海同济的大学生这么问道：“现代生活节奏变化如此之快，为何你还要把自己很长的一段生命，轻掷于死书陈卷之中？学习历史，对你来说，难道真有那么重要？”

这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不仅是我，即便是马克·布洛赫（1886—1944）这位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也同样曾为此长久困惑。我看看窗外，一层薄薄的轻雾正在很近的地方上下移动着，乱堆着许多白云片的背后，却闪现出凉飕飕的、深远的蓝天。我豁然惊醒，记起英国作家艾迪生（1672—1719）说的一句话：“可爱的景色，不论在自然、绘画或诗歌中，对于身心都有一种天然的影响，不但使我们的想象清澈明朗，而且驱散忧郁与悲伤，促使我们的元气欣然活跃。”^①是啊，每当我们置身于历史的潮流中，遵循一定的真理法则，去注视它的秩序变化的时候，我们必然是被一种与感受美景相同的向善意志鼓舞着。我们完全沉浸于对人类种种天韵神采的景仰之中，在某一瞬间，最高的肃静与最高的激动居然协调一致。当人类的踪迹转换为一种井然有序的图景时，像信奉大地母亲的那位古希腊英雄一样，我们立刻从中得到某种恢复健康的元素。可以说，每当我们与历史秩序相



遇时，我们即获得了一种令我们的生命欣然活跃、为我们的行为做出正确选择的巨大力量。

历史是时间、空间与人的活动密切联系着的一个概念。正如你把金字塔的每一块石头都看过、称量过而未必能说出什么是金字塔一样，历史的概念一定也大于上述三者之和。换言之，尽管许多作者把历史一词分解为过去的人和事、历史著作和历史学科三项，我对此种肢解却心怀不满。任何明晰的、变化的、完整的、具有深度的东西，其实都是极难用简单的归纳法或分类法来加以限定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应了贺拉斯《诗艺》第三十三行中的话：“总的效果会不佳，因为这塑不出整个形象。”^②

因此，历史的形态学（史学）是一项不得不用整体眼光才能系统陈述的工作，而且是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所构成的坐标系里才能进行的工作。问题已经阐明，我们必须同时对特定的时间、空间和人间进行关照，才能透过充满迷雾的表象，深入到反映人类活动的深刻的动机、因果及精神中去。从事史学工作的人因此必须具有既完全投入又完全超越的双重本领，这样才能把自己的研究正确地聚焦。这样的时刻来临，他的研究工作就变成一条像星星一样闪烁的河流，周围的一切都被它照亮。

从某种角度而言，历史的感觉首先是起于对历史时域这一概念的深刻认识。历史的时域包含着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中，人类的活动是按照那个特定的时间轴展开的。与一般的时间概念不尽相同，历史时段还具有某种相对的意义：有些岁月可以很短，有些时刻却是很长。这种岁月和时刻的长长短短，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按照时间的长度而是按照时间的重量来衡量的。例如，当一个语文老师在黑板上随手写上“飘逝的瞬间是不是永恒的”这句话时，他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时间的重量这个问题。正因为此，当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用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来分别区分人类活动不同的周期性时，历史学家们不仅不觉得他肤浅、生硬或幼稚，反而是产生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反之，当充满实干精神的现代社会学家精确地计算出中世纪时生产一磅食用牛肉需用几百小时、而在现代只需几十分钟时，历史学家们却仅微微一笑，缄口不语。

历史学家们常为自己同时生活在古代、今天和将来的三维时间中感到欣喜。当有限的个体与此三维时间相融合时，生命的有限性与生命发展的无限性立刻开始了水乳交融的过程。这三种时间的信仰——昨天、今天和未来——早已定型为一座通向灿烂未来的金桥。生活在今天的人即便已经年老，但一旦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和青春，就不再觉得自己苍老。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即便是一个幼稚的儿



童，只要翘首未来，那么，眼前也就一片灿烂。

如果说三维时间的信仰从纵向把人的生命放大的话，那么宽阔无比、横向展开的空间，简直就把人带入更为奇妙的世界。空间当然不仅仅是平面的，它至少包括了生物圈——一个上至空气稀薄到不能再稀薄，下至空气、阳光和水都不再能通过的立体层面。当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说出“人类与大地是当今历史的主题”这句话时，他在情绪上一定有过强烈激动的刹那。人的智慧在空间中的穿透力一定远甚于自然物，因为它的特殊性质中具有现实与理想的双重成分，要寻找幸福生活的来源，并要维护它的永恒性。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个最根本的时空坐标里边，在人的面前展开的是一个包括各个时域的空间舞台。时间、空间、人类、方向、因果——这一切，都包容于历史这个词之中。历史学家对这一充满立体感的空间的热情永不停止，这是我们人类祖祖辈辈居住的屋子和活动的大舞台，曾经演出过多少朝气蓬勃的人间戏剧！令人欣喜万分的是，这样一个充满纯洁、光明和生命物质的世界，在她的温柔美丽之中露出的是日新月异的不同面容。因此，她无法被遗忘，根本无法被人有意地遗忘——她根本不死，她的背后还从未有过死亡的阴影。

倘若我们再把时空坐标同我们人间联系起来，我们就看到了人——无需任何繁琐的考证，我们已经有了对她进行全部了解的深深渴望。对生活于时空坐标中的人类进行生命关怀，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加富有意义？当历史学家从各种零碎的陶片、文字中看出一幅幅人类活动的生命写照时，他们的眼睛就发亮了。理性与感情在某一点上出现汇合，理性的醒觉意识直接激起了人的内在激情。美感——这当然是每个史学作家都不能短缺的——这时立刻成为一个艺术指挥，它命令历史工作者把散置的图画拼凑完整，使之对称、合理、富有秩序，变成人人都能欣赏的、富有教育意义的艺术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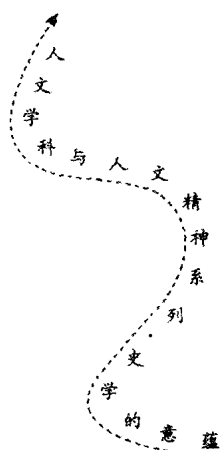
[注释]

① [英] 艾迪生，英国散文家和文学批评家。他曾与斯梯尔合编《闲谈者》，后又主编《旁观者》，是英国期刊文学的创始人之一。这里的引文引自艾迪生《想象的快乐》，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2卷，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② [古罗马]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公元前8），古罗马诗人和批评家，主要作品有《讽刺诗集》、《长短句集》、《歌集》等。他的文艺思想对欧洲古典主义有着深远的影响。



目 录



蒂宾根黑森林上的晴空——代前言

1

第一章 史为何物？

1

○ 史学：时空中的生命关照

3

○ 史学：理解的艺术

7

○ 空间的意境

14

○ 时间的逻辑

16

○ 史学的智性

21

第二章 历史学家的技艺

26

○ 清清朗朗地思索

27

○ 宽宽阔阔的胸怀

35

○ 认认真真地读书

40

○ 史学的美感和艺术感

47

○ 写作：文字激发的意象和能量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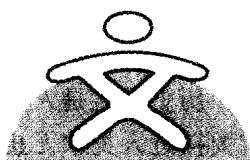
51



第三章	史学的感染力	58
	○ 引起心灵激动、碰撞的原因	59
	○ 主题和感染力	63
	○ 材料提炼和感染力	69
	○ 风格和感染力	72
第四章	风格的变化	75
	○ 中国史书的风格：信实精神	76
	○ 希腊人的诗	83
	○ 中世纪的神	91
	○ 马基雅维里的求善	93
	○ 朗克的求真	96
	○ 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说	98
第五章	历史感：论断时代变迁的抒情诗人	103
	○ 历史感有助于克服偏见	105
	○ 历史感有助于秩序感的建立	108
	○ 历史感帮助我们把握总体	111
	○ 历史感帮助我们把握地域特征	115
	○ 历史感帮助我们理解文明的颜色	117
第六章	携带人类情感的历史学	122
	○ 幸福与生命中的需要	123
	○ 幸福与环境	130
	○ 幸福与心理健康	132
	○ 幸福与人的个性	135
第七章	推动文明进步的历史学	142
	○ 文化是一种养育	143
	○ 文明是衡量群体发展的标尺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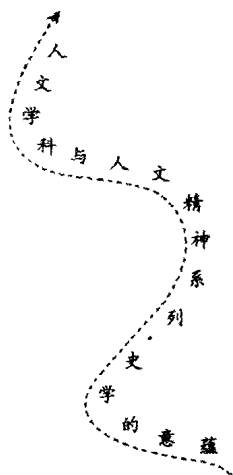


○ 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欧洲文明的兴起	153
○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	162
第八章 走进人们家园的历史学	168
○ 最初的概念	170
○ 从社会史学到研究社会的历史学	176
○ 走进人们家园的历史学	180
第九章 新史学的震撼力	186
○ 史学的现代发展	187
○ 史学的艺术情感	189
○ 史学的概念变化	196
○ 边缘史学的出现	199
○ 新颖的研究方法	201
第十章 历史艺术的创新直觉	208
○ 直觉和知觉	209
○ 创新意识和创新空间	214
后 记	220



第一章

史为何物？



古今史家，为史学下过定义的，不知有多少。要把这些定义一一介绍，可以写一本书。就我国的史家，对历史的看法，要介绍，也不是一两个小时可以说得完的。司马迁并没给历史下定义，但他说了他作《史记》的目的和指导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也没有为历史下定义，但他批评了司马迁，说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从这种自述和批评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两人对历史的看法。*

——程应镠

当一个历史学家开始工作时，他就遇到了令人震撼的美丽生命。即使只是简单地回想，他也会深切地感受到那种生命的颤动，那种运用以往人类的生命活动刻画出来的庄严场景。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充分揭示人的生命主题，充分理解人类的选择，为人类的进步和强大作检验。面对纸笔，他尽可能精确地把这种理解扩展为一幅幅精美的图像。历史学家也对他所描述的事物做出解释，但他从不凌驾于他所忠实的史料之上。他的观点，其实



也是以史料为基础的。

历史学，因此也就是时空坐标中生命的关照。在本质上说，历史学就是人类无限延续的各种敞亮之境中的一种存在。要接近历史学，那就要接近人类永无止境的生命活动以及为了确立真理人类所做出的不断努力。这种接近究竟是什么意思？接近的真正含义，就是要把历史学当做某种生活以内的东西来加以接受，而不是把它当做远离生活的一种技术手段。因为，历史学不只是一种器具，它也不在生活以外凭空产生“关于过去的记载”或“解释事物发生的原因”。

我们追问这种人类运动的含义，为的是弄清楚我们同传统的关系。人类的各种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制度组成了一个体系，显示出传统的根基的力量。但是，单单指出这一点是不清楚的，因为人的活动中既有有意识的部分，也有着超越意识的部分；既有个体的行为，也有群体的行为。这样，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就汇合了，对人类本质的深刻思考，使他们找到了一致性。这种联合打破了学科之间的藩篱，各种知识开始共享学术的更高意境。

如果说对学科的反思就是对人类反思的话，那么，这种探索在方法论上就可以用“理解”一词来加以概括。理解是一种比常识、理性更高的信仰。它不为年代、地域或生活方式造成的隔阂而局限，却要求人们通过体验和重新思考，把历史中的人再度带进现代人的生存的家园之中。我们可以斗胆认为：在此时空中，现代人反思他与古人的不同位置和处境。历史，因此是非常朴素的和尊重人的，它把人带到了生命的交流之中，恰恰是在历史的框架之中，人类开始感受到对自己的一切挑战和对真理的守护，通过人与存在的对话，人挨过了病痛，找到了与其本身相适应的最佳生存手段。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来撰写本书，我要做的就相当简单了，只不过是顺理成章地把自己关于史学的工作日记摘抄出来。这些日记是怎么形成的：1996年我因突然脑外伤而住进医院，出院后，不得不中止了一切学术活动，并被送至德国南部的小城蒂宾根疗养。在以后的一两年间，我不能读书，也不能工作。我所能做的，只是把我在森林中漫步得来的一些断想整理出来。这些思绪自然瞬息万变，有的并不见得高明。但我的那份好奇心，那被着重描写的，或者哪怕是仅仅提到的，抑或是被人误解的部分，却皆是我自己生命独特体验的真实记录。^①

就我来说，我所看到的一切，还有我所领悟的一切，使我获得了一种洞察本性的快乐。在编写《史学的意蕴》时，我仍然想着在蒂宾根的这段难忘的生活。那时，激情扇起了火炬，那火炬又激起了诗意。事情常常是这样的：当思想化为高明的创造能力时，任何灾难就再也不能把人吞食，反倒是使人超越了。



○ 史学：时空中的生命关照

人们也许期望，我即将说出一大串关于史学的定义。其实，这里的我，只是想开启一扇门。这么说吧，史学是一扇门。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门，如国学门、哲学门和法学门。通过这扇门或那扇的门，我们进入到人的天地。门有各种各样，门背后的那个空间却是开阔的。不管那人是从哪扇门进来，我们都将直面人生：历史中的他们与我们相通，我们也会归于他们的行列。我们的同行，学生，还有那些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正在门背后的那个巨大空间中与我们互相补充。就我所知，时空坐标中生命的关照，就是当今历史学的主题。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是我素来尊重的同行。人类学家和我们一样，对人的主题深感兴趣。从研究无意识和分类开始，他把人的行为分为多种类型。最后，他逐渐进入了对人行为动机的探讨，这就从研究无意识进入到研究有意识。正如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所说：“人类学从集体现象的无意识本质中取得其研究的独特性质。”^②还有那些可敬的社会学家，他们的特殊兴趣常是探讨现代社会的结构，或微观或宏观，他们的研究进入到了文化、城市、工业、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领域。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同，充分利用文献资料，历史学家是从研究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开始的，最后，却进入到了探讨行为背后的深层结构，即着重探讨起于有意识却又发展成为无意识的风俗传统。在那里，他的工作开始变得有趣起来。

不用遮掩，我的写作是同我的学生们共同进行的。在同他们的对话中，我产生思想。既是这样，那么本书也就因为大家的生命力而获得自己的生命。通过思索洞察人心，通过智慧寻找生命，这本来就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因此，历史的养料不至于令人目眩，反倒成为人从本源上认识自己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探讨中，时空隔阂被热情冲破，人心围墙为智慧征服。存在和选择是人类共同的生命冲动，在那里，人向自然的天性回归，人的生命力向作品的生命力转变。

这样的认识，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就是艺术心灵的自由流动。一方面，艺术冲动来自锲而不舍、相当精微的理性感觉；另一方面，来自于他本身的热情——一种对历史人物内心世界各种快感、痛感和承受能力的理解。没有热情，历史学家是无法工作的。这似乎暗合了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的意思，他说：“人类的行为不是受本能而是受理性支配，而理性



本身又在识别力、判断力、抉择力等方面因人而异，所以，每个人都好像自成一类；既然如此，我们就认为，没有人能够像野兽那样凭借自己的行为和欲望了解别人，也没有人能够像天使那样凭性灵的洞察力知道别人的心事，因为人的性灵往往受其肉体的迟钝愚昧所限制。因此，人类必须有某种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信号来交换思想。这种信号，既要把思想从一个人的理性传给别人的理性，它就必须是理性的信号；既然除非是通过感性的媒介，就决不可能把思想从一个人的理性传给别人的理性，它就必须是感性的信号；因为，倘使它只是理性的，它就不可能传达，倘使它只是感性的，它就不可能取之于一个人的理性，而授之于别人的理性。”^③

热情一旦豁然奔放，有时会淹没一切事物的原有排列。一股热情贯注于胸，我们就看到前人未见之物。即使是在观察，我们也不是单纯地在观察。理性和感情共同构成艺术冲动时，在激情力的支配下就发展出理解力。借此，各种朴素的事物获得了生命的提炼。再现的真实构成了养料，表现的真实在其中突显。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尽管路途遥远，远方却有一扇窗户，那里面是点着灯的。

然而，正因为人类行为常常受到本能和理性的双重支配，而理性又常会在识别力、判断力、抉择力等方面因人而异，这样，凡人之“发言权”实际上大多只能根植于他自己的生活的之中。然而，历史学的语境却是从群体的交流之中产生的，它因群体的生命力而获得自己的生命。因此，交流和解答往往只能通过追问和对话来澄清。通过思索洞察人心，通过智慧寻找生命，这种史学的探究，就帮助人们把一些隐蔽过程的内在实质揭示出来了。在这样的对话中，时空隔阂被热情所冲破，人心围墙也为智慧所征服。当选择和成长构成了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韵律时，人就翻开了表层，从传统之中找回了自己存在的稳固根基。当这种根基通过历史作品所赋予的生存框架浮现出来时，人的一切知觉与观念也就同时直接站出来说话。

尽管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统一系统的全部复杂性，但我所最先看到的却是人和人的生命的节奏。在某个刹那，我甚至窥见了人类生命运动的本质。那一个个的美丽的生命，那种种的追求幸福的选择，难道不是为了把人的生命，变为一条像星星一样闪烁的河流，途经的一切均被它照亮？

与其说要把我关于历史的各种感觉全部说出来，不如说是要我积极地去品味人的生命历程。思想的意会和文化的创造通过史学的传递而至于无限：历史之树长青时，我们就同人类永恒的生命力息息相通。从有限之中去体现无限，我想，这就是但丁所说的天使的境界。因为，“仔细想想我们在说话时有何目的，我们



就不难知道，目的不外是把自己心中的思想展示给别人。然而，为了显示其光辉的思想，天使业已具有最现成的、确实不可言谕的智慧，借此可以在各方面互相了解，或是凭自己的领会，或是借助于这面最灿烂的镜子，它可以反映天使的完美，所以他们最热衷于览镜；既然如此，天使就似乎无须使用语言来表达心意。”^④

我一直在想，人的幸福既然是同人的需要满足紧密联系，那么，就应把人类的一些重要的存在处境给指示出来。在蒂宾根大学时，为了给那里的中国同学作一个论幸福的讲座，我在黑板上写出了16种与人幸福有关的处境。在这16种处境中，我以为有5种是重要的，分别为人的生理处境、物质处境、社会处境、情感处境和文化处境。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代，人们是否幸福皆与这些方面是否满足有关。作为生命体，没有疾病是幸福的一个基点。同样，人要生存，要有良好的物质处境。人过的是群体生活，就要有令人向往的社会处境。人的文化处境是绝对重要的，因为它提供智慧和信念。最后，人是有感情的生物，在情境中是否幸福，是人不把自己生命扭曲的出发点。现代生活特有的那种幸福感，正是人们摆脱了古代那种陌生难测、惊心动魄的悲剧命运，在物、情、社会、文化和生理诸处境中都得到了满足。^⑤

倘若以上的论述正确，那么，我要说，古人的思维中充满着灵与肉的对立，近人大多品尝过欲望展开后的痛苦，只有现代人，才真正懂得什么是人的选择和人的幸福。现代人，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他越来越追求幸福的广度，要求在情感处境、生理处境、文化处境、社会处境和物质处境中都取得平衡。现代人不愿、也不希望再让这样的情况发生：只有一个处境获得极高的幸福指标，而其他处境中的指标，都是负数。

正是现代人，才获得了根据自己经验评估历史的权力。历史一词，希腊语作“historia”，指“亲自目睹”，引申为“通过对亲见之物的检验而获得真理”；德语作“geschichte”，词根为“geschehen”，指“事情的发生”；意大利语作“storia”，那也是“故事”的意思，指讲述好一个故事。如果是指学科的话，那就是英语的“historiography”，可以译作“史学史”，或者“历史的编纂学”。这些定义看来是同我们所说的人类生命主题相吻合的，它竭力避免对人事作机械解剖，要求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关注人的思想情感以及那些用人的生命刻画而成的生活方式。

史学试图从纵向和横向来讲述人类的故事。是什么因素吸引我们去探讨古代、中古和近代的特征？又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乐于描绘英国、丹麦和中国的精确图像？我在这儿必须开宗明义地说，就是人用生命雕刻出来的印记，才使我们永



不忘怀。人用生命雕刻时光，时光的闪烁又引起生命共鸣。这就是激动人的时刻。如果被长矛刺中的古人流出来的血是绿的话，那么，我们根本无法研究历史。

每一个人所刻下的印记在特殊时空结构中的魅力是不容置疑的，但它是否能引起史学家的注意，还要有另外一些东西。因为，历史的共鸣，常常不是来自事物的表层，而是来自人类深层的品格。古人和今人相互对视时，品格就激发出震撼力。《荷马史诗》所描述的英雄故事未必都是事实，但每一位英雄悲壮的死亡，却具有真实的震撼力量。

人类行为是否都很类似这时已无关紧要，对共有过的悲喜剧的回忆已淹没了一切。在《荷马史诗》中，一个金苹果能够酿成悲剧，但一个理性的今人与一个理性不完备的古代英雄，却仍然可以进行对话。适当的解释也许是多余的，因为今人所听到的并非是诸神控制下人类无谓的厮杀之声，相反，却是来自于大地深层的人类所发出来的呐喊声。既然这样，那么英雄就是英雄，他们因与大地母亲相连而始终永垂不朽。

当然，一个古人和一个今人之间并非没有距离，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之间的差异更是不容忽略。这种种差异的存在，要我们用浓稠的情感和独具的穿透力去解读古人。应该说，正是一种全神贯注的凝聚力，为史学家提供了研究所必需的紧张感。历史研究的过程是一张一弛的：当被研究的角色出现光亮点时，历史学家紧紧尾随，直到弄清了闪烁的原因。这种紧张的感觉，让研究者直奔主角母题的深处，深刻体会到了它所展开的强烈特质。一旦史学家捕捉到了共鸣点，他那高度被浓缩了的紧张感就要松弛。这时，他要用一字一句的话语，来描绘出理性图像。

这样的探索，令人明白因果关系并非只是种子和果实的关系，因为这里还有种子成长所需的土壤、空气、阳光和水分。这，迫使研究者进入相当细密的结构分析。严肃的史学家，对群体发展规定性的重视，是决不亚于其对特殊现象的重视的。探索生活表层意义的人，不会厌倦思索事物的深层含义。因果论和结构论在这里趋于一致，如非要把差异扩为对立，反而会抹杀那些被探究事物的真正性质。

也许我们所有史学方法的总和，也还不足以用来形容一个完整的、复杂的、变化的人。这使我们产生了学科间无藩篱的想法。既然人是一种有思想、有文化、有选择、有行动的生灵，那么，只有靠各学科间的通盘合作，才能揭示深藏于人类生命活动背后的奥秘。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不过是诸多的人文学科之



一，而远不是全部。

历史的科学性是这么被揭示出来的。科学是要切断一切不必要的联系，再建立起一切必要的联系。自然科学是这样的：一个学科被太多的不必要的联系所束缚，枝条就会因缺乏养料而枯萎；反之，如果必要的联系未能建立，那整个学科之树根本无法茂盛。人文学科也应当是这样的：一篇好的论文，要切断一些不必要的联系，再建立一些必要的联系。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⑥，他建立了禁欲主义同理性主义的联系，切断了禁欲主义与人文思想完全对立的思维。他的观点，因此是一种很新奇的发现，让学术界断断续续争论了一百年。弗洛伊德（S. Freud, 1856—1939）^⑦作《摩西与一神教》，书中说《圣经》人物摩西竟然是个埃及人。他的作品也因此展现出魅力。学问搞到这种地步当然是很刺激人心的，它似乎反证出，“科学”的本质就是发现。

试想，当一个历史科学家走到了极其荒凉的学科前沿，站立于那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时，他也就是被逼到了“发现”的绝境。那时，要么是他错了，要么，就是“对以往世界的整个解释”错了。这就是学科的前沿，正是那片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告诉人们什么才算是发现。

史学门中的工匠们，当然希望自己成为才华横溢的人。史学家根本无法脱离诗性的体验和理性的俯瞰。艺术审美和哲学理性息息相通，共铸起史学探源的理念杠杆。对历史工作者来说，独特的个性、浪漫的想象、热烈奔放的感情抒发，永远是他的天性使然。史学的精神意境，在于历史学家能够坦然地与人类相处，并且具有穿透沉郁悲凉、进入美丽空灵的能力。只要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那么，天水一色、众生一体的时刻就会到来。就是为此，我们用手来写，用大脑来思考，用心来体会。我们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是雅俗共赏、赏心悦目的。

○ 史学：理解的艺术

有了一扇门，怎么打开呢？我要说，理解就是那开门的钥匙。理解的含义是，用史家的智力来“懂得了”自己所研究的人物，并从中获得一种真正的喜悦。这种传统似乎是由来已久，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彼特拉克（1304—1374）就说过：“我具备爱好一种平衡发展的而不是敏锐的智力——这种智力喜爱对一切好的和健康的进行研究，特别是学习伦理哲学和诗艺。诚然，以后我又渐渐地忽略了诗意而倾向于爱好宗教文学。从宗教文学中我寻找到一种我曾一度不很爱慕过的蕴藏在其中的美来，我渐渐地认为诗人的创作只不过是愉快的工作



而已。”^⑧

古代罗马史家塔西陀（Cornelius Tacitus, 55—120?）所写的历史之中最值得欣赏的特征之一是他能用理解的态度解释他笔下的人物。譬如，在《编年史》中，塔西陀写道，罗马皇帝提贝里乌斯的性格特征在于：“尽管他知道什么是更好的行为，也知道仁慈会使他得到荣誉，但是他宁肯采取严酷态度的手段。提贝里乌斯犯了这样的错误，并非由于他考虑不周，同时的确也不难看出，人们对皇帝行为的喝彩什么时候是出于真心，什么时候是出于伪装的热情。再者，提贝里乌斯本人讲话通常是很做作的，他讲的每一个词看来都是从口中硬挤出来的，但是每当提出仁慈为怀的建议时候，他却讲得比较流利和轻快。”^⑨这些描述如此清晰，令人惊叹，被视做观察人物的一种典范。换句话说，撰史者不是从史料提供的外部的形式取得结论，而是通过对它进行的深刻理解——通过观察和沟通，来找出井然有序的内在结构的。

理解是一个很大的字眼，包含了对人一切方面的透彻的思考。自然因素、自然法则、一般规律、一般人性及一般心理只不过是提供了史学家一种人类行为的外部的形式，而只有通过理解，才能让理性变为激荡真理性认识的摇篮。这样说吧，沉浸于哲学思考的人，也要沉浸到当事人现实处境的变化之中去。无论把理念当做创作的第一要素还是把经验当做研究的惟一出发点，都是非常危险的。

重要的是要让被研究的人物有一个家。在这个家中，他是完全统一的。当历史人物成为被研究的对象时，他往往被分解为各个部分组成的物体，和谐却消失了。理解的要义，是要从分裂的研究之中重新找回过去人事的和谐的本质。这时，主体和客体必然需要互相推动，即希腊人所说的“对立产生和谐，如弓与六弦琴”。灵和肉，欲望和道德，精神和自然，情感和法则，传统和发展，个别和一般，内容和实质，乃至一切运动的姿势、仪态、光影、美丑、善恶，都成为历史真实的“本质性现象”。各种事物本身的自律性，直接让史学的作品产生意蕴。史学还原成为“人类学”，不再是已逝之物形成的零乱线条，而是关于人类情感、品德、风骨和精神的精彩图像。从这个意义上看，理解让史学家从善于捕捉人类踪迹的考古学中解放出来，成为解释人类行为的艺术家。

要防止现代历史学家居高临下的傲慢。一个现代的史学家与一个他所研究的历史人物的关系并非是领主对附庸的关系，一个现代史家，并非因其君临于人类文化峰巅上而变成神圣。至于他的洞察力，那是允许保留的，因为他要以此来激发他至今仍未真正使用过的“心性之体验”。慎勿把自己的能力、学识视为穿透幻象的决定因素，因为理解完全不同于解剖，它要防止古人的本质被戕害。理解